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四明樓

鑑大防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為杭州刺史至今有南城果麻姑掩
壇記南城今屬建為軍即人祠公于仙都現中
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乎張公武又
發明和正村福之說尤為者明張南軒已謂元
可言者於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敬之以侑神然
則後來者可死作夫慶元六年現遭大災祠宇

灰炉巨石皆毀裂大鍾亦融沉不可樂而公之
碑独倏然人益歆之太季寧尹居麻姑山下望
現相望慕公之為人以強射徹而新之求記於
余又以李軒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
雖不識寧尹而嘉真好古以扣山即尚書付公
公曰此山臭吾月湖山莊皆同即嘗建一閣於
現門之西藏書万卷余以效李公擇山房也旧
因尔与甯氏游且佗余記之嘗公事業校所旧
二史照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声
詞独佳公既新為俺垢公可以可之神仙之說

故防会者尔中姑以為作尉時或謂子有金試
可以為仙不謂希契使人制之公曰吾眠殷也
也丹在頂解金帶身之政得益死而金其者領
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
无所函保固文必办現公視契大袖坑志快一
發徑款枚其中賊健抹而得乞当是時豈暇顧
身首之金否和曰誦平月所聞以授甯尹使即
之以祛世人之惑尔不凡曾張二公之本意又
与則江一賦詞青暗金去甯尹名我聚族頗衆
又多為儒甯氏未美則公之祠尔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又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淳錡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徹而新之表記於公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勝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尽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矣其蓋中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陵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房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西歸其跋乞耒祐

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饋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周窮者歟又有家書之老夫平生屢狂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村公之所存類知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真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季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无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去既為推公之所以歆此者尚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与吾黨之士公雖老尚常相与思古人典籍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府七年制國王父公出明之鄞果元祐中
縣治建召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櫟而祠
其下俯仰百余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而又
廢坏紹熙五年知果方蒲陽吳尹泰相新之起
於五月戊寅踰月而記工日現復還而有加焉
求記於郡人樓以史訟攻之公為果時也
當平公方端書為文章三日寸治果事垂
意斯民為之起隄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禁
于民立息以償俸新陳相易與季校慶保位文

刻善救方立果門外邑人便之其相業之叔与
也公之於鄞原矣現孫澈之記皆為農曰而行
歷東西十有四鄉之民畢已乎事而遂歸上
書外臺極論浚河捕盜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
詩文之傳於世為鄞而作者班也鄉有五先
坐二五世祖於三公杜公皆与之定交是以散
化與行李者功後有憶鄞及億東吳太白山
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於鄞也熙寧遇五月千載
一時尽以所行於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
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

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尸而
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尹可謂知務矣政成且聲
如始至然一新果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余材
人為此亭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於慰父老耳
棠之恩而示後日循吏之功一亭而三善具非
直為是現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
主簿陳君廣孫求記於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
少海初筮之地也曰有此樓碑於建炎正火至

是始得再作退而考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
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范先一語及之
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不自所不接不可得
而考矣公受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欲以文科發
身俯就進士奉室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
丙科家藏小錄淮海樓掌股表蓋其布衣時名
已重矣然亦不聞任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
而取出一語邪則公所至必有詩父不應於此
獨爾頃游梧倉公之故迹班、可見水邊沙外
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犹使人想見

風度樓今在薄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
大海浮天浴日之波強元津注大江日東而南
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帆浪船尤為
壯觀北有蛟門招宝伏危之山南有長山太白
渚蜻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
詩文而遺佚不傳邪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
問屋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父藁於囊中得數
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
取少作而刪之邪陳尹元樞之子宦季有家法
知所自慕故一官虽小慨念前聞人而具斯樓

及瓜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
時知公與公同時秉釣怡杖富貴隆盛者多矣
由今視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歸於尽彼或
甚逢而民无称至有僭神所蓋道者公以蚨犀
可才為蘇門上客賊以屈宋詩凌勉謝壯猷碩
尽直欲鞭笞三虜而困於煩言陷於黨人僅得
一校勘黃紙書藉為正字史院編條官遂伴杭
州監処州涇甯柳及橫雷坎壘流離醉卧舌藤
一嘆而終尔可悲已而声名至今暴白家有其
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地子元片言可

尋孰為士夫愛矣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亦
知所擇乎鶯巷亭詩祭酒為可國器一章最徑
人言多枝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奏工淮海秦即
天下士一生怀抱百憂中余嘗訝而悲之因併
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梅庵朱公在闕南軒張
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對以孝問者
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元深互今名士班、其傳

蓋朱芟也先生為父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
而下名德繼起又為文靖曾公之外孫淵源固
已甚遠而又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
於公之奇游季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傳極群書
究通千古具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原至忘寢
食年二千有七禮闈既握前列又中傳季宏詞
科声名震千戶城、既泰同登後魏齊年意其
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邊則頽然似亦能言者殊
不稱其名身之坐而敏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
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亦敢以友、也公入館

李公在救局又鄰居于百官宅听葭為多尔嘗
造娶之寓居留連夜話几至遺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數息曰少為周器長
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千施庶几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世間万物自步之外无六可動
其忍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蓋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借士友如將子
姓而持論不阿劄白是古如持水鏡而六事於
察着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勸小物維使
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海本末具

李川志不分必欲至於至貧間城沛乎不見其
心也其數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
為務於登其門者隨其姓質咸有得焉自建吳
南渡父祖始寓於娶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先孝
現之側入仕虽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娶
之日最多四方李者九於雲集橫徑受業階班
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必旧居歸之官舍
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年卯之士
夫父其門人請於郡欲以旧居之年為堂以祠
先至郡侯諫設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尔五

十萬屬掌書記宣尹續經理其事前增城至簿
潘尹旧孫實董斯役即察及其門人合力以佐
費危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
秋為屋纔十余楹外門五間祠堂及前軒各三
間又歆前為一掌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必之旧
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
者如大事記墳濤記閩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
說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遂堊
後而工費犹未備因子司業王公介為其固刀
友生謁記於公感念畴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

函之亦亦謂公之早歿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
雖歆一拜祠下內不可得遂下復辭而書其始
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
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
使君所以風厉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
乎先生諱祖諫字伯菴其季曰祖儉字与約確
宋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生書貶死江右
主上更化念其困於杖棒之季贈直秘閣澤一
子季術操行垂於先生恐久而泯後敢索聯書
之

平江府瞻儀堂益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
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八月甲子有旨除直
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祚以來垂意民
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六次之寵室自分始四
方流得莫不從動而公之名益顯吳門地天物
夥郡務又十倍於西安曰嘗聞吳中士夫言者
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賤
所民訟公典之乃可治雖若戲言益甚言其
日不暇給也予精力絕人年侵而彊直亦衰今

蒙人与親擢以年日临事不苟之意穷日夜之
力以從事於簿書期会且視前後數公愈勞而
元頃刻之間然下車未几而治声已随舟率而
東矣一日貽書於公謂郡中自主道以迄于今
更即守一事五十人率有念像旧在香空樓兩
庑紹興宋年洪公樞密以内相出守尝建瞻儀
堂内列像其中范公参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
年徐事歿暗裝潢寢以侈脫歆尽图于壁間長
工名筆一開生而以旧像度之閣上庶几可
父子為我記之公惜日以繪事為甘棠固它即

以死於浩穰膠擾中分余豐豫雍容及此非身
兼數器之十寧能尔耶奉此一事可以知分之
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公祖父
且和中嘗以徵戰閣直季士為守遺像在諸公
開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回託公是正
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五月甲子慶元府慈溪具重修董孝
子廟成色令朱尹堂永記於郡人樓公以傳記
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點字叔達一字公治俞稽

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侯
菴甘栗美味奇獻於母甚肥悅比舍有士寄
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啣之何孝
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
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慕自囚以告有司和帝
釋其罪召為郎六就以壽侯句章今之勤果池
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六以時得於
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於厥疾用瘳溪在今具南
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具母反葬於勤
勤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与其墓側皆世祠之

城之祠字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
中康憲凡公億迎歸于廟公親訪其墓宰公猶
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
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公言為郎之詳然
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莫之虞翻稱其
只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恐親
之辱白日氣仇海內間名始然先者以為會稽
英後之首唐大曆中刺史崔毅作碣徐浩書之
亦去其徒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稱烏
无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

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頌庐江太守世為
郡中名族既亦可詳考又言環堵已荒遠記將
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亦得見矣若董孝名鄉
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
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語賜号純德微君或
云起於外康憲之清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
發放至誠自亦可換生豪和帝之恩越元百載
而膺章聖之宸然則德約之士可不慕而勉
哉唐神扈中有張孝子无擇墓在慈溪之虎脚
山結庐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

比郡中有揚孝子慶自紹至宣和針股割乳
以愈父母之疾者至千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
相望蔚為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
次仲為令嘗書董溪事于碑不建炎後元林君
叔豹相於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攝
邑又崇丈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
母於內令亦十五年矣寢以圯坏朱君始至進
謁慨然以為政蓋風化所繫且為先務願荒陋
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節變剽決如流縣
務畢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旧增闢首捐

俸亦助以餘帑歛六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
見輪魚之羨而不如役莫六驚歎稱服又率邑
之士夫酌奠以送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活
而示和入於元窮皆可言故備書之

嵯縣嶠浦廟記

剡壯縣也二大一力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
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
山園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而山相白愈
迫剡之水易於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
為壯也西日嶠山巨名突湑水上其下曰嶠

浦羨壑奇聳尤為勝絕溪多補沙深淺亦等惟
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為几尋文潭在名下
為群魚淵數相傳中有神物瓦敢能犯亦險絕
之地也上善濟物徒廟貌像殿教風著威靈捷
山瞰谿稱其為明神之居谿通曹娥大口少為
台越孔道每車所經无不致敬書山響答求季
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家賜為深時節報謝者
相踵晝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駱氏世為廟支
有吳越時公滕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
士何淹為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記

尔云侯姓陳氏為台之仙居今始过坎陰有卜
屋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極之復溺死焉自尔顯
灵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
即道元之注水徑出於後魏已言為如以有塘
浦、口有府、甚灵聽行人及樵犯者皆先家
焉若相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况台
州樂安具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而年
始改為仙居亦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
為永安具今後人誤承公居之名邪正如磁州
崔府君 國家奉之甚虔会要以為後漢之崔

子玉 孝宗聖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爰蓋以
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錄乃謂唐正
觀中澄州一邑令也幽其之事不可究知傳記
亦有謂靈祠問有以門方之士代之若惟其血
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振与臣子以殊也
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
戰而退軋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規文
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
期之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犯筦
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為清辰元改元

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支八十為一
鄉之光既募衆力新其祠兩公之子滿適為丞
介以請記淮神之姓氏事跡着聞已久滿又能
道祠宰祈禱之祥且科捐私財而刻石併為記
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榮先以十万余卞材魏君
以宰木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沒於慶元
四年十一月成於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
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荆州多荆 荊州多荊 豫章以本氏節 酸本以棟

名邦茲邑以一相之大垂蓋如庠古有隱者採
藥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曰稱
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
縣又因以名即為大谿澄徹橫真前又一谿書
丈日至於而會一山巋然聳於谿之東林杌秀
渥号小金山上有祠宇有君之像蓋一方之絕
境也新婺州武車詹君又民以書未日家本歿
陵郡中慕祠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荒
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已邑尉趙君公公餘為
一新之士民稱羨思有以登氣傳後求記於余

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
曾不能登噪噪以致一觴之為徒誦唐公贊元
招仙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
者正欲逃名於世歿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
於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子隱於唐
又以詩顯祠君不知為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
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
契夙心目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冲應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和元和不可得而知也

以為无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亦得故
以為必无之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
為信傳記虽多春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无
之噫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内相志夷空言
建之間生事以為丹款成而久之云神往求而
魔且因之功家人丈其已而无所歸又謂卷山
浅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季士院叔直真
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於
余且示以真人之弟持劄公所為行狀及事樂
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皆

同鄉始末甚明始知内相得於傳聞而未見此
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費袖既授之又
加以真精力久之功其妻楊氏父公之孫亦有
隱操相与枯槁於山林之深反其垂成犹未之
於形神俱妙輕拿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迂
而遂羽化者又雅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者
灵響水早有禱至今犹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
祈禱之明聽聞于府于鹽司以徹于朝封冲應
真人旧有相宇因而共葺以侈上賜而真人之
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稟秀非他部化

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松於
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時多人才
方興而未艾益不心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
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溫台粗窮車南
之勝欲入閩而後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將隱
於四明山中望建安无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
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与前三分之文到之
此亦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未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庑
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撩然者心竊敬之人曰
此高密即玉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楊笏相向
字呼我家少師問於君何屬某拱而对曰先大
父也曰言在京師時相予游後如昨日事媿晚
出尔及知自尔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

余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美亦肖內之朝廷典
章近之于戈轉徙之諱歷、言之咳、整不暇若
宗正屬籍之盛它人樓閣莫能究奉以叩之了
办如響年踰八十視听亦少衰氣節刚到門无
雜賓独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公日子家素貧
僑居佛庐他无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近
辟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牘以遺老子盍為我
記之公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隨身以進
鈞黨之既晚為著書亂思遺老崔豈得已公以
当世宗英宗馳、戎馬間得处要領歸報德齒

俱尊為趙氏祭酒名堂之羨尔應处出漢子政
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尽 今天子廣覽兼听
无間疏戚親、夫、尤所萬意間平之懿迨无
遺賢公於古事今事問无不知豈不能為更生
之為而以臺卿自处耶公一咲併以為記

會稽吳寬簡堂記

會稽吳活之東有地三公所旧有一堂以温陵
曾魯公嘗為之宰名曰衮綉歲以圯壞知其事
歐陽季思假撤而新之前軒後庑又為亭三間
以臨河上爰柱官梅子植其間栋宇宏敞丹墨

煥然徑始於慶元四年益秋落成於十月之望
求名於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
之曰文忠公尺之四世祖也為即以寬簡不擾
為意故所至民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
而事亦施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容為簡則
施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亦為前急亦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出土夫均所愛治也夫
承家傳為江屋甲故而今之在仕脈者才一二
君在中節以才諂自見諸公貴人荐之朝來治
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為法乎目為書其為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威
重民為之目官不勝繁君能以劇劇之余力反
此且再書考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
忘此言後未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
之言可宝万世邑之民其庶几乎或曰臨下以
簡御中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建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魯亦知為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小阴者昼而
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而京
皆号大郡公至之五日間事已十城五六一兩

月間官府如僧舍重非明效大聽乎又忠之宰
夷陵為至喜堂記有曰所事之東以作斯堂度
為疏潔高弘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君於公過之
餘吏散庭空体心亭中以養吾之神以符事姬
之至惟寬与簡將自此出本无二道也

昌国縣季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父洪為昌国令葺县庠之講堂名曰
申义永書其初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文樂
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况歆為之記余分發永
嘉时尝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称甚

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断、如也說者謂断
断為相近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諾矣夫洙泗之間行孝
相遜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与於道
路之負戴者及完其說滄地里忘云曾頻洙泗
之尔甚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倦既益薄
長老不自安与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盖幼者
患芳長者、怨媿自守故断、爭辞所以為
衰也想其盛时老者显然如父兄之役子弟无
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尔謂

孝悌之義既申則頌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
矣噫後世殺養士以科奉得人之多寡為庠
校之盛衰者与古意遠甚昌國故肩東之地民
以漁鹽為業近歲儒風自興而犹未盛焉故
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
意也始余從弟鋪尉東陽而歸今啓得人之問
以容父為稱首茲為知己治声卓然又将只季
化民以凡古人之意識非父法吏所能為者齊
變至暮一變至道顧不在茲乎公既為之記而
角鋪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此曰掃松見趙今君會方禱雨
相典過恕堂上蓋與齊便坐其折獄之地也棟
宇一新而戶珠亦稱今請改書之且出旧記相
示曰謂今日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
目於此也孔門之徒最為喜問子真作然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示唯乎其答曰
夫子不曰仁不曰义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中茲
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月
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可世絜无以易此文

從而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哉怒乎曰遠
道尔遠曰求仁莫近一夫之傳尔曰忠怒而已
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為怒大率以我之心如彼
之心則為怒矣若彼尔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
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怒者曰我能臨民
而輕其笞箠追科而緩其節曰是皆怒之一端
何足与言怒之夫全也君子孝道則愛人人能
言之小人孝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尔怒
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之心如尔之心安
得尔以愛人為觊小人役於人者也以其心如

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
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卻之苟曰彼之來
尔良雅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扣堂邪則吾
之迎之也必不以為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
而不出心必愠之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
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
用寧復有飛爭陵犯之患哉今君曰所未聞也
方欲以記為詩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
白邑有吳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牢戶内外俱
備又以其余材重建以堂願託名焉今君名秀

綰祕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
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為邑中建惠改
石梅分為双洞壯應絕出吏民以為昔所未有
誠信友民上下響答以堂其餘事也

沖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禮經聖人之用意深
矣陽羨周孝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滎陽史氏
旧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
循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為之若有司然
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而存自

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謝吳之翻凡有名
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
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俯摹者則王掩修之它悉
類是開玉山魯氏有譜亦照唐史所載甚詳至
武氏而譜泯大壤唐人犹能各守其闕閱今則
已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往初公上世自三
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
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見乎腹死服則親盡親
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今之身也應夫一人之身公而至

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嘗讀而重悲其
言故族黨雖衆縱亦能与之如同。又率休老泉
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季問頭百
家而至。往亢為紀人。東坡先生存之曰。孝友之
行。追配古人。其見於持如食運。有則等語。皆藹
然仁義之言。於元明知命情。又尤為晚謫。宜列
患難極矣。季道純熟。亦知有死生之變。身再後
弟。請民判官書有曰。吾飯斷^所衣冠而仕宦者
豈已力哉。習自高昏。以來積素。偶然沖和之氣
在。此一校。其實相去不遠。幸深念之。嗚呼。此宮

之發。出於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
之間。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厉風俗。可以
寬鄙而崇薄。至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
諸孫。學既刻之名。曰沖和帖。又建堂於家。仍
以沖和扁之。皇太子為之大書帶。又求公為
之記。顧危巖之詞。何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
勉書之。帶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為直顯。謨
闡兩游。踞轉運副使。其它在仕藉者。多以治行
見稱。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民者。茲
非沖和一枝之餘慶邪。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為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
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今訖子崧
子昼子洎皆列之法後或紹爵郡王士擢士箴
寺父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首擢令衿扈封
安定獨殿諸老尤眷隆渥特許非對見晉安
郡正倡和勤益卷軸王至性高迈孝問夙成篇
章璀璨屬聯尤五其間理趣精深非若父士徒
為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受內禪而
令衿不及見矣一子、覓以御書詩二軸裝潢

以進孝宗復親洒翰墨顯其一云朕在藩邸
令衿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覓今標軸
萊士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以卷皆
朕與令衿唱和詩令衿亡笑覓之愴然先是
祐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於時
而又季佛超詣每謂與吾道合衿曰與之相
好得其四書俱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
甚衆嘗以進呈孝宗又書其後有曰現江公
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蓋如是歟超
然居士果能允蹈卓尔不群信平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反此致又書田諱至
士有一超然蓋令衿自号也子寬之長子伯禽
祕藏于家尔謹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师濟奉以
示臣以敢繫冠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皇乎盛
哉臣子之家宝先曰所得奎昼若有之矣未有
炳曜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累牘如此之夥者也
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孝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胃次豁然中間嘗以容得村終亦自
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寓居柯山臣外祖
太府少卿汪思温為守身之友善公望所謂事

事方便物、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
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以為監征公知共負而
廉貸私名三十万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
取虽已償之至今怀感絜尔敢忘此因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实行也師
濟時取靖恭三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
臣、老矣季諾尔能馳騁於藝文之園輒直書
始末以著君臣相与之深庸詎後世為安定子
孫无穷之榮耳以先前良議論詞未更相映器
為一時文献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而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
山處皆以得名乎台隄山在已郡何莫自泗土
南來者望而可得之故米芾晉府第子山又蘇
儀真泗水登高見建節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
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无
領略之者六山居士一覽而得之徹僧庐之敗
屋作為所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為占
勝蜀江南諸山一日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
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大而發滁之醉

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冲
士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
苑城九曲之旧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
峴蓋母之小者而其名時着豈非以其人哉并
叔与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此者曲後世慕
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凡是邪然而物
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圯坏直友館
才公約新之沈内翰括為之記紹興末年廢於
兵燬周貳卿得起其廢而洪内翰過記之近歲
趙危園子濠堂加葺治鄴承宣與裔更剏而增

大之闕禧迎虜之起跟揚之境本无侵軼而唐人債帥喪衽夫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迎而款遂遽假清野之名縱大于外身郭臺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為荆榛瓦礫之場于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旱蝗飽館之余瘡疾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抚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闕漕之節後吹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拱起帥于揚遂繼叔祖一危圖之軼下車之初日亦暇給簡節疏目恩威並用殺條井軍民怙服边鄙既已尔聳而年矣順我浸浸樂土之旧祁城堡寨

未曾有禽魚上下咸有喜色師問名於雪花強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課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謂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諸或泄当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还甌山之氣子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灵之氣得以扶与坊薄於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徹之士深藏若虚出於此山以振担風者豈惟刹而已哉屢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固自尔惡惟積雨恭漲則尤為壯偉可

現願安得每。如詩及今過之既生亭上徐徹
三版水則大至怒濤還雷凌駕震盪素現萬教
哮吼層出莫天下之奇現也始惟見寒莎野寺
紛駭相應少焉覓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
此非親至其上深睽而駐現者不足知此莫
公正謂尔好飛雪之勝不如以施之成閔机聞
開乃大有乃於瀑泉也是庵傳洞下心宗精練
刻若等慈接釣法施不容所而領動緇白數生
廢利皆立具之壯年嘗士力年比以办中綠晚
座道場年滿八十適丁歉歲現食之餘他人支

傾補坏犹惧不濟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尔
百万外亦以謁諸人内亦以費諸帑傾囊例箇
一力為之信有大过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
其事妙有智思親昼勿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
亮割膏腴以補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
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青山蓬萊現記

老子佛之季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
吾卿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
百其居財十數而佛庐至不可數何邪蓋嘗聞

之歐陽公笑大略以為佛能藉人情而毅以衬
福大之超者衆而熾老氏独好言靖淨灵仙之
術其事宴深不可窺究故凡佛氏之動搖与作
為力甚易而道家相遭全之好尚不能独其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矣於其徒者
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余里西有湖千頃
山穷然秀出此為最近者名田望青旧有灵彼
庙以祠白扈政宣間有陳救者始崇以殿辟道
院於京俾道士馮立推奉香史祖父少师典卿
和国湖之游請于朝而田之歲得谷亡慮四十

方年来生是刹百廢具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
閣歲久寢圯具將弗支犹以前人規模為未足
以称上賜歆從而振起更出旧閣及前二閣之
上僉以為唯師之忘尔回也先是日本国僧千
光法師崇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别
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方年为可依者航海而
来以師為歸反迂天童西下隨至居歲余開師
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尔憚
况下此者乎吾忝国主近属它日帰国当致良
材以為助师日唯未見遂歸起二年果致百园

之木凡若干校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
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莫曰吾事濟矣於是鳩
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余則
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
才三業告畢費僭錢二万有岳是歲海莊倍稔
羸穀三千斛如有朽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
以迄于成凡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棟二十有四
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眾楹俱三十有
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而上十有四尺為
虎座大木交要堅緻壯密牢不可投上層又高

万斛父老以為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
遠屋之於是現空益與鄉虎略備思遠滄心鍊
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灵迹有不可掩
嘗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故絕淮而潮不登
為作法於其壘未几潮溢欢声如雷悉賴以濟
發道使以聞勅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盜發精銳
旁即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死
恐惠遠亦有阴助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黃
公將命拜章禱雨而聽奏移象山蓬萊現廢額
手書扁榜以寃異之其後生者竭力以增益前

功今知現吳若訥繼辦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后
氏兄弟相与出力共造又得管氏創岱嶽行祠
於山麓遂為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現之諸
君可謂能自力而負於其徒者矣公有念生晚
尔遲事祖父崇拜祠下冠佩儼然知年及議何
君犹記其道貌能歷一遭祖父時事使人起數
吳嗣法於何為孫行履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
是為能負荷者故与之遊一日來請曰現之與
才六十余年惧无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
久尔久正尔在記而說此齏齏之文乎世之棟

缺文

玫瑰先生文集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四明樓

鑄大防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絕頂而地始平
曠而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
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合于前徑赴文壑峭石
削丘險不可測崩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
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錄古以來登覽
之士不知其凡眩於創見何假擬設紹興甲子

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於万象
之表謂如去大巫屬寺僧以田為池使三流歷
其中寬納而後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
千畦澆玉雪尔妨飛練掛丹梯讀者題之而曰
十餘年十為主人咸婢媿以為雅淳熙十一年
足庵荃公禪師既至百廢修奉取莫公之說斟
酌之八月己未遂具葢鍾池深一尋從四百三
十大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橋為甲視
水游瀆而閉縱馬明羊二月庚子池成游漣折
隄高淡如抵千簾倒景空明相映道俗欣嘆見

字有傾民力為之歆為无穷之計而驟起亟廢
凡不能以一瞬山顛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為
珠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為今之
琳宮榮館擬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榻徃或其
間者皆固然邪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
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豈曰有
數尔存乎人尔揆之世法又何心棟宇也哉今
蓬萊之身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濟登茲歸語
子之徒倘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无
穷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為之書

淳熙五年 孝宗皇帝親洒宸翰大書太白名
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之門甚雄毅刻雲
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
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
義興卓庵於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車遂
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為於道行追侍
左右因思亦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
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峰高壓千巔雄尊深
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

寺而新之謀於宋有蜀僧山陰陽家言自猷曰
此寺所沙未大显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
能為層樓傑閣以早楚淑雲之氣則此山之名
且將震耀於時矣竟深然之乃括旧址謀與作
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臣高少務極崇侈一為
高閣延表而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
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万松閣則青
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則影
池中未入空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虛舍那
閣尤為壯麗佳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記

人遠甚後有慈航了得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
有閣於芦舍那閣之前護道聯屬至今巋然相
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重不特為四
明甲剎東南數千里赤皆推為第一游官者必
至、則忘歸、面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相子
以不至為歎 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
欣若平生暇日未游願瞻山林登珍瓊生宿驚
或累日不思去因圍以進子上會稽郡王太師
史久惠公文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
德特之現无以加矣十六年虛春懷敞自天台

七丈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死不屈當外檐三
內檐四檐牙高承直如引繩旅楹有閑翬飛跋
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植內為倚疏表裏明豁自
下仰望如見崑閭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
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 御書金榜
巍乎中峙翊以翔扈護以緝綃高出雲雨之上
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
藏入見樓閣廣傳元量則不可知若徑行四方
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 奉祠東歸嘗往遊
烏鷲款傑特因眩神駭過於百聞敞請記其事

老矣季落不能形容始紀大槩以表吾鄉之勝
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
景思过半矣虛齋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
間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及帙、巧匠
瑰材成於勝事現者无六欽歎或請歸之敬曰
殫乃竭財幸濟
謝去若丹腹華飾尚
有賴於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田
尚書注

吾鄉僧剎最中奉川工邑凡七十有二靈竇古
道場為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原山

北出與泊三十里叙於唐之大曆而廢於會昌
五季漢之彭祐僧清律義仙入山水卓庵之地
登高四皇授以一石誓四名所住處吾其止焉
既得之曰此五危之地居此者當利无大人
皇朝乾德錢氏犹在吳越聞律之名命住杭之
灵隱寺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道場尔後
寢為徒弟廢坏天至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月
下与 泰陵庙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注屋
士漫自号知静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為汪長
者率信士十人乃挽師為此来既至尤左居士

契合遂楫身堂度形勢迂立寺基相去二百步
有將宗盛施我十萬鑿山平址汪君攜合衆力
建寺宇百余楹殿堂宏敞中庀像設廡定元年
括囊山人志全為之記大年稱其地之勝東撰
奉川西速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與送
之速則曰霜者不冉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
道戒謂水為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蓋
稟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嶼至一約
十余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浙立稱為檀
越至則施財出力為多真處曆三年賜華嚴禪

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青濯塵四橋中有釣
臺綠萝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開
有具詐支傾福坏祿田亦能有所增益今住持
僧无俗姓汪氏寔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林
公會下三任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徑
始之勤益務典起族弟智德捨俗為僧與之數
力有蓬道與山縣亘三十畝岡壑險絕芥為盜
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已業也至是捨入山中
別立一庵以謹護府林密映於又一勝處於北
即馬跡開廢田人頃又以衣盂增置三十公以

瞻塔庵。公既已重建僧堂鍾樓。寺比旧如壯
勑為春磴。机輪激水。為元窮之利。又將增廣大
殿。亭倩地之廢。其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
後俗。起衣鉢。為大家。其具未艾。豈苟然哉。余家
久。身之通譜。視之猶南。既也。族子從。身宗黨。求
記於余。笑曰。嘗現白樂天。沃洲禪院記。謂晉
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清荒。大和有頭
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然謂樂天為後
叔。乞為之記。樂天系以詞去。道猷肇開寂然嗣
興。今自樂大人。垂文茲山。異乎哉。沒洲山。身白
氏。其世者。緣乎。今安炭。大利居士。建立於前。兼
尽。嗣典於後。又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礼
尽。公為師。其於汪氏。各不心。如沃洲之。身白氏
也。目慨然為書之。

徑山典至万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双徑而生。至高絕之地。立
峯嶸然。中本。危湫化為室。所圍一禪師。開山於
天宝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得斯人而後。發
道成名。震召。歸長安。氏宗為之。執弟子礼。將相
尔。得子大。丈夫事。繼之以死。上又繼之以法。濟

坐鎮群魔力新禪琳而色不勤識亦武肅王於
微時故吳越系世崇奉尤謹 皇朝至道中
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
翰蘇公知杭州年為十方祖印倍公為第一代
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初子雲集
至千七百中未年南歸重来給而復掖人僥相
與映發道俗趨仰危神亦隨指魔而定 顯仁
皇后在慈寧宮 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
游幸就書危游閣為榜 孝宗皇帝書與至古
壽禪寺又賜以圖竟 徑解天下業杯枳稱第一

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危靈 響素著國家庶
有禱輒應崇封神應德濟顯佑廣澤王廟為靈
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餅鈔祭器之賜其盛極
矣然而廢與有數亦可豫知因一之後以會昌
沙汰而廢咸通間元上興之又後八十余年慶
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楹翦去樓、手植
杉桧亦知其几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
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
來 道奉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
回祿擬定契 風佐之延燔棟宇一著而盡異哉

人皆以為四百年積業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與
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峯
之間又規模不出一乎雖為屋甚夥高下奢儉
各隨其特曰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為之請曰大
慧无恙時豈亦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烏
火起危堂瞬息埃滅豈危神欲一新之乎况祖
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亦毀開山之菴四面焦灼
而茅不傷師身因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
比移醬壇涌水成井今日安知非暫磨而當復
大具邪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

為之倡率季徒元韶可蓬寺所在綠化西宮
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以妙計又命而倍
寺廣募聞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
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於山者元間比丘優
婆塞相與功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翅已私開格旧址首於東偏為危王殿以度
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厨以洽伊蒲之饌延湖海
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兩虎此皆一
日至可溪寺之所山立也宝殿中峙号普光明
長郡樓現外接三門臨双徑架五鳳倭花間

奉安五百應嘉翼以行道閣列諸太五十三善
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起前聳百足之
樓以安洪鐘下為現音殿內以其東西序皮毗
毗大藏徑函釜山之東北以廣庫堂鞏具工在
置後山巨壑中開毗耶弓之於法堂之上復層
其屋以尊閣 思陵宸翰御榻修後妙喜塔亭
仍建蒙谷於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
慧堂以造僧禪房客鉞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熾悉必具不可勝
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寺應經始於之年之春

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開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
區為大宝坊始者蕩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
及手與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
過於旧按圖而作井、有條雲棟雪脊翠飛層
疊遍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煇二會來者益款
於足乎太振矣余嘗登含輝之亭如踏旱空左
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目西湖浙江以至
越山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峯宝印賑
詩有百方柳松双徑香三千樓閣五峯空之自

即為之抚掌且曰山中之景梵无余蘊矣是時
新初大閏丹腹未施上下一邑如疑霜雪步一
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果之盛何止十倍恨未
能一寓目也聽忽以書相導於寂寞之溪屬以
記又遣僧契日攜書來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
侵季落鞏刃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汙人
佛事不求於重望雄久之士而為此未何其拜
邪求之再三搥菴又助之詣遂事悟其語為之
大書且若之曰大慧千謂閣之成一時稱為盛
奉善乎李賢政之記以謂在果公何是道而循

習齋、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為此
初豈有意於與作者曰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
響舍上資国力廣集喜拾時節因緣有相之道
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
哉矧固一之初本无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
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万視之如幼等之
於空屋惟一室、惟一衲存褐陶甃澣衣粉食
其視宦榮震耀向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歆
以言語贊歎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贊之故言
盡於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每行順流而東過彭蠡
望庐山開翠屏於空外小泊南康迫於行役不
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炉諸峯悵望而行犹
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象石
之勝或惠以圖典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也住育
王端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
之詳菴院去湓城之東才十五里為邠人游樂
之地昔曇詢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
有白鹿臺、下即此利晉义熙中遠公与十八

資結蓮社於茲小而於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
衆以蓋其一也虽非深入庐阜而面勢録勝前
橫大江、中築落洲正与之对尔為一古刹中
更兵火蕩為棒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
而徒弟普誠与嗣子师瑞师绍师彖师知祖与
墓缘興建已而正殿廊庑法堂寢室輪藏三門
鐘樓佛閣庖福等処无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
但為有為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己任首
住舒之具化移浮山迺投子未几被命未有正
時佛照光禪师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

弟也既嗣法度父子更倡送和相為引重袖子
雲集目念受業香火之得猶有未滿人意者声
衣資度智甘智月寺十僧使相上事為徑久之
計增曰以待雪水高人是刺之立凡七百餘載
既廢而復大興豈无數邪瑞公清介孤高而未
崇為濬獲之行道俗掃重故能一生大道場至
于九年畧无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成一
日語余曰出本无心住尔随缘拙庵既已示寂
吾將歸老於可山、間素无碑誌願為之記將
歸而刻之噫余既无肉杖倭相役以酬宿傾縱

到山中勝具亦已无有矣师之歸度无再見之
日庐山向日給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至
為之抚照也

魏塘大圣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扈翔中始末中国於泗州臨
淮县信羨坊乞地遠標款為伽藍握得右香積
寺石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玉佛字或言師
頂有一穴室之以絮夜去絮則香滿一室質明
香还復灵之万回吳人謂观音化身也示寂於
長安以有灵應迓还泗上為之建塔博于世及

吳公先祖少師年四十為守家傳其顯應事其
衆陳子充大元子齊之孫二卿之子與余家有
連執任太府寺簿余方為郎相與尤厚余既棧
間而子充亦掛衣冠矣思以書來云先待郎自
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紹延平既元先序元
所於掃始謀永興之居僑寓魏塘大至院六年
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至名中有瑞像異
凡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至時屢祭妙先具明屬
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於此祖父
諫訟嘗目送先默堂給流而為之贊所謂一月

在天影分芳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无恙泊
吾二親闔門敬季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
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造塔于寺
中既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為之
徑理歲捐百斛以為助人將二紀主未之工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季措日可
畢願為稷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榻酸呻死聊
未能屬筆隔戚而相從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
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中佛尤魁竒且有實元
三百尺之語京坡之詩云不復倍士汗丹梯一

看雲山繞淮甸乾道問以役吏過泗但有火燒
水韓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蒙之在吳門人
猶數之不謂殊特之現乃光於此子充疏財好
施既以輕視軒冕亦問家之有死獨於此奉作
力是視倡率衆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於羅
爵之門與世吳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子因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虽未曾一至其地讀岳昌
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灯而知小釋之之
聞山三神蕭姓釋迦之来实有灵響遜山為寺

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示令迦之道愈
高山之神益灵山之名日以著環表之境旁及
四鄉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光衆其
詳又見於享惠二王集錄寺興於唐會昌之元
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七年興因禪寺之額
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於江右自迦至今凡三
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尔戒于火
延燔殿堂樓閣三百余楹尽為煨烬茲豈有數
耶太守寺止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為命當有以
具起之亟相金各三百万首建法堂及二王之

殿戶部尚書趙公為建僧堂三門且為之显盟
知陞其府待制趙公前役施尔尔三百万作佛
殿徑山清公率其徒特鉢曰達問者樂施不數
月佛殿丈室香積厨庖尽还旧現而煥然一新
則大过之嗚呼又何其神遠也余侯以丞相之
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面書
殿澤民之惠袖浩固之乎歸而燕居助成大事
連帥又出俸余為之伯率請以一衲屋寒暑頃
在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对而賜之頌至今土
木形休不改故时四人者相与敬享惠之灵神

具釋迦之名刹一瘞一具殆不偶然清屬予為
記、其大槩云尔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
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来自柳
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坚待制名希澤清自号
簡菴余四明樓鑰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四明樓

鎬大防

記

新昌縣丞所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者氏自
紹興末年得李尹結而下凡十余人以堅記為
諸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手書再來
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
一邑死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哉二松之門亟
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友吾兄皆嘗為之率以

勤幹二其令有声於時是邑虽子思继家声庀
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識獄凡邑之
寄大府不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与尉或
不与也侵官固所不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
自有常平雇役然制苛縉亦動以千万計境内
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干又時奉檄以走它郡会
邑大夫更勞攝承久之惟恐无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願雖款一
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当然

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共記
之

錢塘縣所壁記

錢塘古節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
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旧負
郭二邑事体浸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
年有旨外塘仁和北開封祥符西赤縣中書擇
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
外塘之分故外塘為尤重焉旧治在外塘門内
尋入景灵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

國庠之西南邑鉅事發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
宋尹价始至具滯檄煩坐以无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曰又哀彙前任人
名氏將刻石以記其既甚右蒐考史傳自宋元
嘉申劉道直至吳越罷隱凡十人 國朝張台
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
使後有故焉居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
推飾吏敏於後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公
与尹素有姻好喜尹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
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无也然其公去民最親

資台不可得欺彼卓大傳元魯山諸公著於民
心千載犹不忘蓋有不待碑而沒傳者君尚勉
之

沿海制置司恭設所壁記

四明為東南大邦海吊三垂北道海盛東控高
麗日本諸國 高皇而巡駘駟臨安杭馬控拖
要地治置沿海制置使尋命守臣亟之凡聞浙
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為後分道置使乃專頒浙
東四郡檢校少保和公仲荀微猷閣待置仇公
愈皆嘗領之切有恭謀恭設官紹興三年一司

俱罷隆興元年海寇循獫戶部侍郎趙公子滿以數文閣直學士出鎮復榮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設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尹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尹、常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閱入人望今吳侯、一日謂某曰時平罷警幕府雖有又書然制司任重為之參佐敢忘其事保刻石紀前任大名氏日陞與始旦子之先尹嘗為是官夫子為我記之侯嘗為鵝城深梁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賤能死以表

見熙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柱坏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余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矣公既與侯游又曰得以公肖姓名託先尹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與主簿所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寔海中一大島也以山徑地志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柳越州節與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柳於鄞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

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正列四縣曰鄆奉化慈
溪象山而國志於鄆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
春秋所謂南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
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國徑翁山一
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
皆今之果境也 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
寧六年奉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節三鄉與鄆果
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閘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
鄆令創具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具之
一鄉隸焉初以邑小俸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

興改元海寇猖獗即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
武尉而職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氣承平民有
余力官舍壯麗它邑元能及者而簿所始因草
創久覓弊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政欲為而力不
建慶元二年平陽楊尹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
數尹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誠為之國郡造浮
梁邑有余材尹請待之捐貲調度邑人相與金
材效力不功而集鳩工於三年初夏咸成於十
月之乙未為所之間高廣力於前數尺附與軒
稱是後所右之神祠于左廊庑更舍一切更造

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天二千復与之直費亦
才千緡父者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喏曰民不告
勞而輸與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民于朝叔人
劉開叟嶠雲以書來四身子楊且臣欲附計憂
一試望有以忠宦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也初一見而奇其貌与父令又茲
知其才矣余勤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
蛟門山承天无際風帆迅駁窮日而後至昌國
故虽有宝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
人往來誦楊君之改至亦寒口祭物之初臨事

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重也邑士詩記其实且
曰楊君持去不可以无傳故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所壁記

郡縣丞虽不侔然位高而偏大率如藍田壁記
所言余頃贊依月立問於故給事吳公^帝公曰
吾嘗三為之進則有侵權之誠退則有避事之
謗余曰處於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
慶元於今為輔郡二車有三分東西南南所而南
為勝城中一湖窠為絕境公字擬其陽尽得十
洲三島之安旧為权醮之所立今犹明名其橋

南度增負始以房此參政我公重建紅蓮閣於
前運使楊公大異所所照之所皆肩題名此楊
闕焉今董尹堂入制暮先尹之部時為參設官
同僚頗久樂此和風土別乘別駕車以未既至
首歆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刻見屬病故相
仍三請不勤遂為之書併明所親歷而知者若
文尹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師府為名臣窮
法流傳猶有此臣之風亦此一奉足以况居官
之不苟淳熙初魏只易鎮罷倅二丙置長吏司
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役四葉尹以太然令負外冒

云

錢清鹽湯所壁記

外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
蓋自娶之浦江登源浦江旧名浦阳也原志載
越則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
移曰隱兵而淺清之名則今知所始相傳以為
錢武肅土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先
土乃灵肋廂捨路記乃会昌中碑已言錢清列
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
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江漢及老持

百系送太守刻寃、各為取一大系明此表其
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淪鹽課云越之系清
場江水清淡以六系為額不害三江曹科兩場
老更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系為立場、基
堆阜罔課乃用教閱之所今猶日為教場亭民
東凡十系戶、可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
地邑胥又買方漁獵人復有私般通注之楹童
余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便之均出是以重罔西
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遭負念積矣後弗鏽孤
若力丞久処上庠幸取世祖頃尉東阳頗着能

声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抚存豪民既為之剔蠹
疏源又間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
而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逮於崇寧二
年適百年矣蚤顏敞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
駐蹕其中鋪為一新之倉使得十万余而為屋
三十余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
者司系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身居民仰嘆以為
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
八百丈土塘千三百余丈添砌兩埭造南岸大
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

來求壁記將書前伍名氏歲月之詳目為取其
大槩併記之庶後夫者有考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為江左右即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
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与有自來矣吾
甥求嘉廬申之祖臯力孝繼世科為郡傳士其
行也求贈以言曰之後而好文進季不待功勉
特以其少孤自立將為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
書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官未几則聞
發育有序衿佩而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

嘗容授子之卿矣季无正法季然後知亦足數
然後知因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和乎孝白
以為足非為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因惟數季半
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尹而季記以為教季相長
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亦待問而講說又所從
事惟季子業虽皆非古之道然勵志於季當自
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自知其困不足与因子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誠書諸壁以銘坐古
且將以告後來者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慈溪果具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蒞原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色中一环邑前已復合烏巢之西北有水出群山間池而東來未至巢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旧有閘啓閉以時過霖潦則泄之潴其余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巢水勢朝拱

映帶左右舍於陰陽家言亦猶它山之於即戒也昔人創邑之初為長溝於并市橫三澗四甚開二者如帶之垂為梁於止而道每於下堰其南而立斗門於東呼跋江水脈洛通頭按其圖太槩為右洽洫之制歲久間廢永无所畜旱則仰淤沙乍盈湯涸民旁漁甚具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日侵其旁危木尋室日就湮微雨集則溢溢沈墊已則污穢停滯氣壅不宣多起病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湛年未果一再大延燔數百家環拱而莫之救病之甚焉邑无亟水利

之職薄實司之蓋有欲為而不能遂者會令郡使岳公方提奉常平事按行即邑首詢利病果人今辟有清乃下其事使亟圖之至薄趙君推跡未原慨然哉復其旧告諭父老訓率子弟莫不功趨允田于西者畝心錢三百首遠聞於彭山先為長隄以捍江潮徹故開余地悉以石為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闕大有二尺扁以層版徑始於淳熙士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子百六十万為工五十重築四壞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遂修斗門復捐金氏為之倡二者皆

望微精密凡旧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濬河
之後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於是家自為役
不待程督愁霖之余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尽
徹壅蔽始見故道穰剔浚治工不告勞何廣一
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工丈六尺深如之引西
流而灌之綠波汪洋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
之田易去橫狗增重河累首羊旧現下但復还
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疾疹随生医巧藥良道之
流通則身体和暢精神自信羣楫雜然相賀且
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几乎趙君住公子也種

季績文以儒科自奮笑資問敏吏事極不苟二
從之具皆成於同僚協謀亦制其肘更造里士
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与其間故財不
蠹民不擾一董不施而利具嘗除可傳永久咸
諸池之余現古循吏剖訟解紛功心一时惟水
利之具則可以惠民於無窮熙豐閑非不務於
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春行者之过也善乎蘇
穎濱之論由事起无漸人不素講本知水利之
所在而先遣使者与事至於盖已甚头劳切中
当时之病恭惟 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

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深之是惟無
作、則實剝及民費不失勞所在盛清由今之
法良有同奉行惟謹而佑色之資又有如趙君
之整办遲以年歲所濬多矣後來者尚有以增
緝之哉趙尹名汝積字尚卿漢恭憲王之裔
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中校庫記

文武无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右之義也荆
門王使尹銖之可郡也思不忝於先烈竭力從
事有聞於時始至聞民疾苦皆以財彈民貧發

豪得志通逃為孽人不與居為言尹曰是當有
以次第為之汲蒙泉以釀酒而利入日倍壘荆
榛以為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戶以增官賦務農
功以功本業崇飾季校捱賞孝悌嚴釋奠之禮
功獎士子以其父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
豪強修飾火政明饋信令以制適卒盜賊之尤
无良者遠斥堆教義勇又能鑿賴名壁通塗增
置郵傳以便往來謹迹鎖絕支徑申嚴法禁以
謹泉貨才智有余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
最開可以少保矣一卒以狂醒殺三人捕得立

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為允罪可待威名流聞
姦宥屏迹載念即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為重
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
具在而積久不用位置无法率委於即治廊庑
滯壓朽腐兵氣不揚且既親行節試以作其勇
且曰兵不犀利与空手同甲不堅密与祖褐同
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万一延燔則
又将埃滅而无余矣乃度基於即之西北虛曠
凡百余丈繚以周墻阻以深溝計工与材以聞
于朝有昔下提司幹金未以濟其須淳熙十五

年八月庀役不閱月告成為屋若干楹所事屋
中置樓於門兩庑翼如也史尹為政抑事謂知
所先後女事武備无有不及者是以為保朝矣
荆門多古迹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賣
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橫矛拒
敵者乎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扶清漳之通
浦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為仲宣之賦者乎使
尹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東捍海之堰、在泰州梅

陵縣北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點陟使李承
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
遮民田亭電附依尤利鹽事至天聖初范父正
公又宏大之後堰少兩以避海濤之冲發運使
張給轉運使胡令儀實至張是亘一百四十三
里有奇甃其外以為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
專身繕修崇現之後始充它役乃无一人守者
宣和堤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堤几
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空密厥後從
奉未冠鄉知州事徐子寅張子正魏欽績皆因

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
淳熙十三年提奉趙鞏相海所冲曰六澤浦甃
而新之壯於旧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柵夾
堤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遺伯規度
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
月堰下臨海洋了元塗泥為之固護地形就下
紹興以來四徑移築民田之墊於海者十五畧
冲損海陵堰身六里余如皋尔壞十餘处遂益
損甚提奉王公寧覽之州然亟命知海陵縣陳
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瓦尺基厚二

夫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
會許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
工二十八万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
不及今移築則堰伯之田當為斥因旦將浸淫
旁入橫流四出為害蓋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
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虽重樽節財用銖積寸
累願就茲役亦敢以煩朝廷傷及仲春農事未
與之特亟圖之正月甲子剡上凡再旬而得請
遂公月八日亢役至六月八日崇成既訖事、
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與密燒磚以為

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網偕幹辦公事趙不熄
董其役公亦躬為一片凡用若干工費亦米若干
于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為功也苦成于朝
廷一秩以扈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公曰捍海
大堰虽跨數州而季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
全在下二邑賴資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後
凡我同僚尔皆蒙成而死与請記之公因為之
考圖徑旧記而得其貴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
後也范父正與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負者相
與扶持之尔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

今天子之垂意為部使者為即將皆如土公之
用心雖至於无穷可也公与王公嘗同胡檢知
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誠即永嘉實繼沈公庶事
之後秦州其子也治亦有余尤為王公作知樂
其有成欲以傳永于久公長子漳方以一尉出
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餘姚縣海堤記

余姚為絕其壯其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
綿地一百四十余里田有長堤蔽護民旧孝義
危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无風潮冲决之患間

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闕壤實為民
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于上林為二万八千尺
度曆七年县令謝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自
上林以及蘭風四方二千余尺慶元二年冬知
县施尹宿所築其中有石堤四所計五千七百
尺者又其所創達也邑人求記於余謝之曰今
尹之功力固倍於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
為第二碑讀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
卜記今日之實則可尔余外尔汪公少师宣和中
嘗為是邑修烛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

後无皆嘗為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寓
邑中熟知海隄之為害而近歲尤甚大率歲起
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上一十二萬費僦舟万
有五于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
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蕩去矣施
尹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詢
寃利害乃得要領造鄉豪之首公強幹為人所
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圍之尉曹趙君伯感
協力似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訟久計以蘇
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果祕書丞牛君嘗

以石為之合虽百年旧迹遠在海途中則民田
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旧石創築二千
七百尺用工二十万三百方十以蔽東部之田
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苗故隄蕩尽
為害甚酷乃於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处度
為石隄通計三千尺左當海水突怒之冲鄉民
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尔是以供
列于府于監司提奉常平刘公誠之深主其說
首助爰三百斛益勉為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
通守王君介幹办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

恃以展布侵高一丈石厚一尺為一層用石至
三万尺果出僭尔四千卷百有奇邑之士夫与
其乡人助三百万工力尤重費犹未足也茲事
既成則並海之田始尽可以无虞矣前者惟知
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随補随壞迄无寧歲况堤
壤有漸特人事有所未尔冬而起夫春始具
役因仍祖畢姑以办聞日蹙月損无肯出力
穴犹能潰浸况秋至潮起其壤必甚亟科近隄
民夫為之救繆晨事方殷青黄未接安有財力
以為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庙山三山兩

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丁月前其至誠
愛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尹
者几何人於尹湖之長與人實司諫之子司諫
用不盡其才齊志而致尹能世其家下車以來
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办有余銖積寸累以固
此率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收於垂成及其未歸
為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尽除去歲它邑告歎
而此独豐海田几於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
宜乎邑人歌舜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具
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典民庸

部使者之矣。建白甚明，左朝勤卹，民隱遂濟。登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禱治。雖至於无窮可也。目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為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曰而吞。空古有長隄，兮庸獻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表无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春一有。關壤兮蒂尔可障，而法不可封。民將為魚，兮良田墊千為夷之宮。歲有勞費，兮民告于鞠凶。万五千之縉，兮十二万之民工。惟令之矣，而才

兮有尉曹之和哀。築土築石，兮折彼波臣之冲。直甬如長城，兮繚如万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於上，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王之侗，衿兮朝奏而暮。惟人歆之從，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於廩。中禁豪民之侵漁，兮第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隆，變歎歲兮為年之豐。良耜爰，兮名稼茂，獲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以訊之。兮樂石是蒼赤子相告，兮永毋忘令尹之功。惟後人之勉，兮用心以公視。坎隄之闕，兮謹為之弥縫。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於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每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
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
廣德二年始屬于明元和即果園志不言本漢
鄞果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具
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姚村置具惟西南有
陸路接台州與海二說微有不同而即果志加
詳烏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為明州
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
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

寨官月遣十兵巡其上御象又伺察之隈苟
闕即以聞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後如之
者豈不相萬、哉今猶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為
千百載之罔統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寔黎矣於
是又設建一莊約為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
田二百二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佐湖外之地六
百八十三畝危泉有相水廢湖素不畜水得七
百四十五畝二者九為田一千六百六七八畝
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
俱有水源以為灌溉募民耕墾假以資根苗金

新地皆成所循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蓋求
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築
倉於具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葺之用歲者
重費民遂息肩滯五為門金之隄斥凶化竟使
之地傳之將來利願不博哉劉公又脩邑人所
詣奏之九重自之廟堂及當筵諸公乞以此莊
之田依常平法不許它用仍禁官民尹之清度
可經久 至天子加惠田里諸公相與繼待甚
說亟下俞音曾六淹時今率吏民祈拜明命刻
之空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剡邑者簿書期今日

之故多以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
五里北曰東宿皆朝退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
潮登而後善達回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劫
之虞隆與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
邑簿始辦二大舟飄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於
操舟者月給之分置工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
枕席之上所濟不知其几邑人至今歌之公嘗
待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勾稽之職安得有力及
於偶即委以征商亭旧例商賈以舟輸官以
十之二為導行費既首蝨其半以惠之余分絡

胥輩因置筭箇而誦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
不取尔曹得百金則以一舟實其中僅二年
余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碑又助邑之教
書樓与邑庠遂以為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自
而工借人樂為用故能办耳公為之三款試吏之
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勲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
既久寔以隙廢而一舟先坏問有修涓往三
日陋就簡不可支久徹旧僧新併為一舟行
旅不堪滯滯而松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
元四年六月承直師韓元礼為宰訪問疾苦

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
工度林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
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旧舟去板易
塗色、鼎新凡於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
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付器細大高師名額悉循
古規又月委官寮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布
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以謂趙公濟川之功
未易遂反令令尹忠憲高祿雍容办治推此一
奉抑有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一方永久
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

於邑尤為一段前事夫子產以興濟人於錢洧
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今前後邑官之矣益
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
而不忽二育之利具有既錢陳山有駟以為
客行人施担之地將刻石駟中以認後人慨然
為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